

他的夢想在我耳邊聒噪

聒噪——在真正碰見他之前，我從來沒有如此深刻地體會這一形容詞。

大夥兒當時都只是剛上國中的菜鳥，互相不熟悉，自然而然地便開始與鄰座的同學攀談。可惜俗辣如我，連這麼常見的社交技巧都無法掌握，只是靜靜地窩在位子上偷聽同學們的聊天內容，衡量自己是否能在適當的時機加入話題，往往以失敗告終。

我沈默、低調，好似蝸居在班級角落的一塊安靜灰影，嘈雜的異音卻試圖打破所有和諧的哄鬧，於是我抬頭，視線越過一簇簇人群，就在被他們包圍的空心之處、彷彿颱風眼般空洞的日光燈下，他在那裡，就在那兒喋喋不休。

我當然不知道他是誰了，只默默地在內心感嘆這傢伙真能說，便收回視線、繼續看小說，本以為能重新沈浸於書本建構的奇幻世界，奈何那烏鴉般乾啞難聽的嗓音硬生生灌進耳裡，霸佔腦子處理語言的區塊，根本是魔音傳腦。

他的吵鬧威力是何等驚人，讓我開學第一天就想從國中畢業。

後來又過了幾週，班級的小圈圈在一番分裂融合的八點檔劇情後，逐漸有了大概形貌，往後三年間，這些圈子將會左右所有課堂的分組，而那些散落在外的幾匹孤狼一旦遇到分組，或恥辱地放低姿勢請求圈子收容、或被迫合作再甩鍋扯後腿。

孤狼在班級裡是顯眼且無助的，我莫名成為班長而失去本名，那隻聒噪烏鴉則以他傲人的連篇廢話佔據另一個極端，我倆本是兩條平行線，卻以一種弔詭的方式交會——他在上課中太吵，吵得所有老師無可耐何，請我去學務處搬救兵。

烏鴉被我請來的學務主任拽出教室，可惜解決一個單獨聒噪的傢伙並不能解決班級經營危機，班上依舊吵鬧無比。沒了丟人現眼的異音，小圈圈總算能找到發揮的空間，他們爭先恐後地攪爛秩序，令班導氣到甩手不幹。此時再回過頭來看看那隻烏鴉……好吧，還是一如既往的碎嘴。

很不幸地，在下次抽換座位的時候，我與他比鄰而坐。

他總愛在人耳邊聒噪，我才不想坐他旁邊——這有什麼奇怪？世上沒人會想跟他坐一起，連資深老師都會落荒而逃，就跟那位倒霉的前班導一樣。

他總是邊說邊擺弄著住家——富裕到令人氣憤的信義區精華地段——鑰匙，將其套在骨節分明的白皙指上搖呼拉圈，喀啦、喀啦……我聽覺敏銳，被打擾的憤怒在日復一日的噪音下持續膨脹，好想轉身往他臉上灌一拳，但在那之前，拙劣的呼拉圈選手管不住失控的道具，沈甸甸的鑰匙從指尖滑出，在天空劃出優美的拋物線後正中鄰桌——我的左臂。

忍無可忍！

我抓起鑰匙，準備當一回躲避球外場選手，拋擲出去——啪！那聲巨響在一眾屏息看戲的觀眾裡特別明顯，鑰匙擦過桌角抵在烏鴉腳邊。

鴉雀無聲了。

老師尷尬地咳了聲、繼續上課；同學們紛紛假裝用功地低頭看書，有幾對肩膀因忍笑而微微顫抖。而我在爆發後逐漸冷靜，忐忑地猜起烏鴉的反應：是惱羞成怒？是報復回來？還是欠扁地又把鑰匙丟過來，和我玩拋接球？

沒有，都沒有。他不說話，愣了大約是他人生中最安靜的三十秒，接著又旁若無人地繼續碎念。

這段小小的插曲似乎沒辦法在班裡掀起任何一丁點波瀾，吵鬧的繼續吵、孤獨的繼續孤，唯一的不同大概是自己身邊多了一隻聒噪烏鴉。

也許那時候真的太無聊，無聊到沒有別的方法打發時間，我乾脆豎耳傾聽起烏鴉的嘎嘎雜音，長時間的單方面溝通在此刻翻轉，我們常常一起話家常，雖然大部分是他在說。

他還是聒噪到令人火大，但專心聆聽一陣，竟會察覺那連篇廢話裡帶著幾分大道理。我自然而然意識到他不是旁人以為的白痴、傻瓜、神經病，恰恰相反，腦袋變通、反應敏捷且思維獨特，仔細想想也確實是該如此，否則要怎麼樣的天賦異稟才能讓人在四十五分一堂課裡不間斷說話，話題還不會重複？

不過他應該的確是太惹人厭了。

新來班導的作風雷厲風行，用糖鞭兼施的高超手段將班級秩序整治得服服貼貼，捻熄小圈圈們的喧鬧後，以女王般的氣勢殺到烏鴉大魔王面前。

如果班裡有人開賭局，賭誰會贏得最後對峙，我敢說所有人都會替班導加油，再把籌碼全押在那隻聒噪鳥身上。

後來想想，這場勝負的持續時間很長，結局卻早已注定。

起因是某天新班導心血來潮，向他問了一句：「你未來想做什麼？」

「廚師。」

鏗鏘有力，沒有更多說明。

烏鴉向來多話，往往針對別人的提問滔滔不絕，那次的答覆卻異常簡潔明瞭。

他的誓言讓我憶起前些時候的家政課，他從家裡帶來一堆稀奇古怪的調味料供大家使用，當時還以為是有錢人對食物的堅持，怎麼也沒朝廚師方面聯想。

在一連串有意義與沒意義的詞藻堆砌裡，唯有樸實無華的夢想亙古不變，漫不經心的輕浮包裝下，是他細心呵護的原動力。

「是喔。」新班導終究見多識廣，不似旁觀者如我的訝異，只淡淡地提出建議。「那你應該學會閉嘴，不然你說話的口水噴到飯菜上，誰敢吃？」

許多人都不會把一句隨口提的建議當真，也許我也不會，那短短的對話在兩年間遭到遺忘，直到那聒噪異常的言語在不知不覺間歸於沈默、直到學務主任許久沒光顧這間教室，眾人才如大夢初醒——原來他一直都是認真的。

當時正逢備考期間，多數人都在和參考書奮戰，他偏要另闢蹊徑，申請高職餐飲科，最先脫離升學苦海。

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徑直朝向目標衝刺，我卻佇在人生的交叉路口猶豫不前，再怎麼審視自我，也只能在天馬行空的幻想中撈起一片虛無的月影。

其實我一直都明白。

沒有夢想、沒有目標；什麼都會一點、什麼都不精通；成事不足、敗事有餘。放棄獨立思考、凡事隨波逐流，既然如此，活在這世上的意義又是什麼？

烏鴉的廚師夢使他鮮活，而我好像從未活過。

鄰近會考的幾週前，家長會按照學校傳統，為各班奉上長蔥與白蘿蔔，又對我們建議煮熟再吃，這顯然是廢話，但對一群不會料理的國中生而言，煮飯比考試還難多了，況且鄰近大考，誰也不願在讀書外浪費時間。

烏鴉第一時間跳出來認領工作，一手菜頭一手蔥地把食材扛回家，隔天午後，他拿著一個保鮮盒走進教室。

他為大家準備了醃蘿蔔，卻沒趕上午餐時間，沒飯配醃菜、單吃又太鹹，大廚精心調理的美食就這麼被冷落在一旁。我趁著人群散了，趕緊上前嘗一口。

……好吃。

從前聽他提過許多次夢想，但那是我第一次領教他追夢的本錢——在眾人快要分道揚鑣的春季尾聲、在即將畢業的前夕，或許那天的我才真正認識了烏鴉這個人。

我端起無人問津的醃蘿蔔，一口接著一口吃著，不配飯吃簡直鹹得要死，一次次吞嚥都像在虐待腎臟，我皺起眉，好似沒有味覺般吞下一口又一口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。

也許我是想為烏鴉……為一個連朋友都稱不上的同學提供一份微薄的鼓勵？告訴他努力就能成功、不要放棄？抑或只是為自己若有似無的遙遠未來買單？

也或許我品味他的夢想，只是想藉此覺察自己未來要怎麼走。

好幾年過去，烏鴉早就不是最初的那隻聒噪烏鴉，我與他也早已失去聯絡，好笑的是，那斬釘截鐵堅持到底的夢想依然在我耳邊聒噪，在夜半時分、半夢半醒之間，總能聽見他說、他說……

他為精進廚藝遠赴歐洲，臉書最新一則的貼文定位在法國，離夢想就差最後一步了。

回憶剛上國中的時候，大概沒人料到那名問題學生其實是走在眾人前方的先鋒者，他的逐夢之旅平凡又有趣，推動迷茫之人向著未來前行。

他的夢想在我耳邊聒噪——我的夢想也在我腦內聒噪，它嚷嚷著一些看似比登天還難的選項。原來我也不是毫無夢想，只是認為它太難實踐、逆著主流而行，不切實際，也賺不到錢。

可我還是想去做，縱使家人不支持，也想像他一樣堅持自己的路。

我想成為自己想成為的那個人。

所以我提起了筆。